

勿讓我城再哭 別令親痛仇快

深度評論 方靖之

雖然「修例風波」仍未止息，但對於「黑暴」卻可蓋棺論定。這是一場由仇恨和謊言所挑動的政治暴亂，也是反華勢力一次有組織、有預謀的奪權陰謀。或者，即使沒有修例，別有用心的人亦會炒作其他事件，因為他們針對的並非議題本身，而是藉着暴亂撈取選舉利益，從而亂中奪權。

這場黑色暴亂是香港歷史中不堪回首的一頁，也是充滿血與淚的一頁。對於這場風波應該有完整的記錄。近日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將這段「黑暴」歷史，用文字及攝影鏡頭記錄驚心動魄的每一幕，編成畫冊《哭泣的城市》。這是對於這場「黑暴」最完整、最有系統的記錄，而「哭泣」二字更是點睛之筆。

在這場「黑暴」中，除了別有用心的外國反華勢力、利用暴亂來大吃「人血饅頭」的反對派政客之外，全香港幾乎沒有贏家。大批市民都為了「黑暴」、為了香港而哭泣。一般市民眼見無日無之的「黑暴」，將繁榮安定的香港社會弄得天翻地覆，暴徒到處破壞、縱火、襲擊，視法律如無物，將香港的法治基石和社會秩序肆意破壞，市民失去人身安全和言論自由，商戶失去營商自由，市民甚至連上班的自由也被暴徒剝奪，市民都在哭泣。

建制派及其支持者成為暴徒針對的對象，在街上說了句暴徒不中聽的說話，隨時被當街

圍毆，商舖只要支持政府就隨時被「裝修」，在區選前建制派辦事處被有組織縱火破壞不知凡幾，義工被騷擾威脅，敢怒不敢言，建制派在哭泣。

對喪心病狂的暴徒而言，數千人被拘捕，等待他們的是漫長的刑期以及前途盡毀的後果，這些暴徒及家人午夜夢迴，或許也會悲傷痛哭。就是連前線鎮暴的警員，面對暴徒雖夷然不懼，兵刃加身而不驚，但每想到家人因為自身警員身份，而遭到暴徒的起底恐嚇，遭到無德教師的欺凌侮辱，甚至遭到一些市民的冷嘲熱諷，總不免感到心傷，為家人為香港而哭泣。

歷史是一面鏡子，它照亮現實，也照亮未來。《哭泣的城市》一書記載了香港這段「極暗歲月」，但其真正意義，不單在於記錄更在於教訓，香港各界尤其是典守者如何汲取「黑暴」的教訓，勿讓我城再哭，別令親痛仇快。「黑暴」目前雖有稍竭之勢，但這不過是搞手形格勢禁下的無奈之舉，在疫情之下，在警隊嚴守當前，「黑暴」難越雷池，但他們絕不會死心，去年的勝利來得太過輕易，反對派絕不會放過繼續挑動暴亂的機會。況且做炮灰、坐牢的不過他人之子，所以大型暴亂將會全面捲土重來已是板上釘釘。

在大半年的鎮暴惡戰中，警察滿身傷痕，每個周末捨棄與家人團聚時光，夜以繼日面對兇殘的暴徒，身心俱疲，卻得不到應有的榮譽

。相反，摧毀香港的人，竟以榮光自居，世世之顛倒莫不過於此。他日「黑暴」重來，還是要依靠警隊。這是警隊義不容辭的任務，但卻不是警隊單獨承擔的責任，現在的問題是，對於即將全面捲土重來的「黑暴」，有關方面做好了準備沒有？做好了應對部署沒有？

法庭在平息暴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但司法機構有沒有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，要求法官們犧牲一點個人休息的時間，加班加點審訊？又或因應近期的疫情，採用網上審訊？大量案件積累，判決曠日持久，如何產生阻嚇力？這究竟是法庭不肯，或是律政司沒有推動？

不要讓我城再哭，關鍵就是要盡快平息這場暴亂，讓香港重新出發。「黑暴」已困擾香港整整9個月，一些不切實際的做法應該丟棄，例如寄希望於溫和反對派，寄希望於「和理非」，企望以所謂民意壓力令暴徒收手，事後證明已是無用。毛主席講過：「凡是反動的東西，你不打，他就不倒。這正如地上的灰塵。掃帚不到，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。」當中的重點就是兩個字：「鬥爭」，在政治上要敢於鬥爭，而不是退讓、妥協，一味釋善意，和戰不定。這樣暴亂怎可能有平息之日？堅定意志，全力平亂，別做令親痛仇快的事，這樣「黑暴」重來，又何足懼哉。

資深評論員

國際合作是抗疫最佳策略



學者論衡 陳文鴻

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下，首先爆發疫情的中國，差不多便成為全球首個克服新冠病毒的國家，變成世界唯一有大片疫情低風險區的「安全島」。因而，由海外回國避疫的人十分多，為防止疫情「倒灌」，政府必然採取十分嚴格的檢疫措施，稍一不慎，便會打破內地過去兩個月辛苦換來疫情可控情況。或許中國不需要像印度等國宣布「鎖國」，但必須採取嚴格措施，可以的話應限制回流人數，不能讓內地的資源過度消耗，也使檢疫人員顧此失彼。

在國際航空運輸近乎半癱瘓的情況下，回國成本高昂，並不是普通留學生或海外僑民可以負擔。對內地和回流人員個人而言，在現時條件下大量回流是不適當的。為保抗疫成功，或許最佳做法是鼓勵他們留在所在國，借助當地的制度資源自我隔離。內地政府要做的，是堅持保證內地成為疫情下的「安全島」，用這條件來復工復產，製造產品供應全球，特別是醫療和相關的物資只有中國能保證生產。

在疫情之下長期「封城鎖國」、停工停產必定會導致經濟不景氣。只要中國能保住生產和供應，將國內受疫情衝擊的影響減至最細，便可以騰出手來幫助國家抗疫。若其他國家亦借鑒中國經驗，能與中國聯手合作的防疫抗疫，這場蔓延全世界的抗疫戰便可打勝。

現時在國際上可以協助別國抗疫的國家有中國、俄羅斯、古巴。其中，古巴相對的援外力量較細；俄羅斯的援助行動由軍方主導，派遣到意大利、敘利亞的援助的醫療團隊規模不少；但俄古兩國合起來的規模比不上中國，中國已派出多支醫護團隊奔赴多國，援外醫療物資更是運送到幾十個國家。

更影響大的是中國抗疫對策措施正被眾多國家仿效，但囿於歐美的文化和政府執行力不足，效果並未顯著，未能如內地般有即時效果。例如意大利，中國已供應大量的醫療物資，並派出三支醫療團隊前往當地，又協助意大利政府制訂抗疫策略。疫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大區，區政府希望中國醫療團隊接管當地醫院的ICU（加護病房），對中國的倚重可見一斑。

意大利疫情直逼中國，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更超越中國，當地醫療能力受到嚴峻考驗。因此，意國政府向中俄古等國求援，中俄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援意，把意大利視作阻止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重要節點。中國是全球首個爆發和獨自克服疫情的國家，意大利若成功能控制疫情，則可獲得國際攜手抗疫的寶貴經驗，中俄等便可在這個基礎聯合其他國家在全世界防疫抗疫。

而美國的自以為是、總統特朗普的淡化疫情，已令該國成為疫情僅次中意兩國的國家，在利己的霸權主義下，美國不會尋求中俄兩個「假想敵」合作抗疫，就讓它在單邊主義下自我隔離吧！

香港珠海學院「一帶一路」研究所所長

胡謔「古法」謬論 妄圖替鄭麗琼開脫

新聞背後 卓銘

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在社交平台分享一則起底警員的帖文，涉嫌「作出具煽動意圖作為」被捕。不出所料，此事又遭反對派指控為「濫捕濫告」，今次還安插了個新罵名，指用以拘捕鄭麗琼的是「古法」，只限港英時代涉及英女王的場合才能動用，有反對派議員更形容為「惡法」。

雖然不知為何反對派現在敢說「惡法」，港英時代卻不見他們有人吭一聲，但在這裏先補充一點背景資料。鄭麗琼涉嫌觸犯的「作出具煽動意圖作為」，源於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9條的《煽動意圖》，其中定義「煽動意圖」的部分確實有大半指涉英女王，例如「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」、「引起女皇陛下子民間……的不滿或離叛」等等。

香港回歸後通過了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，當中列明任何條文中對女王陛下的提述，須解釋為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」，部分情況則代指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」。換言之，鄭麗琼所涉的「煽動意圖」，對象由始至終都是香港特區政府，儘管從制定時間來說的確是「古法」，但實質上仍具法律效力。

法例絕無新舊之分

筆者是不諳法理的普通市民，所以要親自動手翻查資料。但問題是，最初提出「古法論」的竟是鄭麗琼的代表律師，而且連作為大律師的楊岳橋、陳淑莊等人似乎也抱持同一理調。難道這群法律界精英，竟連這麼基本的法律常識都不知嗎？這下筆者可就為鄭議員所託非人感到憂心，試想，假如最後律政司決定起訴而對簿公堂，有人意氣風發地在法官面前發表「古法偉論」，屆時場面豈不尷尬？恐怕連「黃絲」都不好意思支持了。

就算退一步不論有爭議的「煽動意圖」，歸根究底，鄭麗琼會被拘捕的最大原因是在網上分享了警員的私人資料，此舉不管怎麼看都違反了法庭禁制令。

再退一步來說，假使此舉本身沒有問題，那鄭麗琼最後何以刪除有關帖文？這卻不得不予人「心虛」，甚至想「毀屍滅跡」的印象。

日前該帖文仍然「安在」時，有傳媒向鄭麗琼查詢，不料她竟對法庭禁制令一事全然不知，更反問記者「吓？咁使唔使坐監㗎？」遂有其後刪帖之舉。此事最能反映的，其實是反對派一些人成日說法治怎樣怎樣，但偏偏自己卻對法治一無所知。

最後，筆者在這裏勸政府應修訂法例中「女王陛下」字眼，以免再有無知之人拿來做文章，他們自身無所謂倒好，最怕他們以此誤導年輕人。

接回滯鄂港人 政制局統籌得力



有話要說 姚志勝

次安排包機接回滯鄂港人，「封城」之下的武漢交通停頓，滯留湖北的港人又分散在不同城市，加上疫情嚴峻，既要安全接回港人，又要避免造成本地疫情傳播，需要細緻而縝密的安排，每一環節都不能有絲毫出錯。負責統籌協調工作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行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，因為任何一個環節出錯，都會增添整個接回港人行動的難度。最終，特區完成兩輪接回行動，將大批港人安全接回香港，親身到武漢主持大局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，其工作無疑值得肯定。

工作艱辛 勞苦功高

隨着首兩輪接回行動的成功完成，下一步將要接回其他更偏遠地區的港人，在運輸和交通安排上將面對更大的挑戰，更需要做好各項跟進各項協調工作，政府仍然不能有

所鬆懈，盡早接回所有港人回家。

政府抗疫已經進入第二個月。面對這場百年未遇的嚴重疫情，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難免出現一些不足，但評價抗疫工作應實事求是，也應標準如一，例如在疫情開始時，反對派及一些醫護不斷要求對內地「全面封關」，但現在歐美疫情大爆發，他們卻沒有提出同樣要求，他們不提出對歐美「全面封關」，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們中不少人的子女都在歐美求學，自然反對「全面封關」，但既然人同此心，又何以對內地卻採取雙重標準，甚至罔顧滯留內地港人的安全？

事實上，政府在抗疫上已做了大量工作，也取得了一定成績，與歐美前段時間的「佛系抗疫」更是天壤之別，何以反對派沒有客觀評價反而一味否定？再如在成功接回滯鄂港人上，各政府部門不懈努力，政制局更是統籌得力，值得予以肯定，為政府打打氣。在疫情當前，香港社會需要的是互相支持、互相打氣、互相合作，與政府共同打好這場防疫戰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

從疫情爆發看氣候變化政策的痛點

議論風生 劉浩典 吳遜

研究氣候變化的科學家不斷警告我們，氣候變化不僅會使海平面上升，導致極端天氣頻頻出現，還會提高傳染病發生的可能性。儘管氣候變化和傳染病爆發之間有這樣顯而易見的關係，我們對於氣候變化的態度卻與對此次新冠病毒危機的態度截然不同。

新冠病毒可以致命，但是它的死亡率相對較低。在疫情嚴重的地區，政府各部門迅速採取行動，開打防疫戰。疫情可以得到控制，但整個社會也為此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。

反觀氣候變化，儘管氣候變化導致了許多物種的滅絕，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會威脅到人類的生存，政府在資源配置決策時，卻很少會把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上。

氣候與疫情爆發關係密切

簡而言之，人們在直面傳染病時常常表現出極度恐懼和悲觀，但對於會導致傳染病可能爆發的事情，又往往低估其風險，甚至表現出天真的樂觀。

高估傳染病的風險，和低估氣候變化的風險，實際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，概率忽視理論可以解釋這兩種現象。

無論是傳染病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，人們在風險面前往往不會計算風險發生的實際概率，大家的行為主要取決於這一風險的存在感強弱（即顯著性偏見）、本能以及我們的即時情緒反應（即情緒啟發效應）。

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對於這一風險的認知產生極大的衝擊。每天我們都被疫情新聞、世界

各地確診和死亡人數等信息所淹沒。由此引發人們強烈的情緒反應，尤其是引發恐懼。這種顯著性與恐懼情緒相結合，會使我們誇大對某件事發生的可能性的判斷。

而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則恰恰相反。它的存在感並不強，在許多人看來氣候變化屬於遙遠的未來。也許一些年輕人會更關注這個問題，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，氣候變化的風險不會引起他們強烈的情緒反應。許多人都會因而長期低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。

對新冠病毒和氣候變化的不同反應，也源於所謂的「現時偏好」，即人們往往高估眼前的成本或收益，而忽視長期的影響。在新冠病毒面前，人們願意立刻行動並付出一定代價，因為這種代價在短期內就能看到效果，即免受這一危險疾病對生命的威脅。但人們卻不願意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採取行動，哪怕是付出微小代價。因為這種行動的成效（如人類生存和自然環境保護）只能在未來才會體現出來，其效果由於現時偏好而大打折扣。

氣候變化和傳染病都是全球性問題。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離不開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與協調。但這種合作並不容易，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搭便車的動機。

在傳染病問題上，因為傳染病會讓每個國家都付出高昂代價，大多數政府不得不採取一些防控措施來應對傳染病。但在氣候變化議題上，搭便車現象（以及隨之而來的公地悲劇）似乎更加難以解決。對於某一單個的國家而言，即使不為應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，也可以從其他國家的行動中獲得好處。如果各國都這樣考慮問題，不願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風險上有所作為，最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。